黃淑珊

水行歌

一直沉，沒，沒／我也不害怕／活，不活／都沒有意義／
我找不到／留戀之處／更看不透／為了甚麼

洋

沒有這膜羊水，我們都活不下來。給予我們九個月的養水陽氣，是素未謀面卻一往情深的誰人。從一開始，我們就不是個體，別人包庇了我，我也容載他人，洋洋漣漣，血水海涵，便為生命。我們甚至不是滄海一粟，而只是別人的愛的回音。

滋

我們以弱小不全的形態出生，比一顆肉糰子更無能無助，只懂得哭鬧，等待救援。眾人卻打開懷抱湧向我們，無怨無悔地勞力操心，向我們灌溉，把我們滋潤。

誰人更傾注他們的青春心神，抖起赴湯蹈火的勇氣，保護撫養，擔憂顛簸，從手中的襁褓一直蕩到髮鬢的銀絲。

春去秋來，萬物繁衍滋生，繁花不求果實的回報，反正緣自起滅水自流。只願一場莫名的親愛恩澤，為歲寒的松子扣著松花的清香。

溯

快樂的童年，無憂無慮的時光，抓也抓不住，眼巴巴看著它蒸發掉。

晨曦朝露不再，換來風雨飄搖的日子，四方來襲的挫折、委屈、失望和寂寞，還有思念一個人的心痛，失去一個人的心碎。兒時的理想，夢中的美，原來遙不可及。生存變成糾結不解的痛，逆流而上的苦。

怒濤急湍把希望粉碎，把意義磨滅。既然沒有意義，為甚麼要受苦？最終鬧劇一場，為甚麼要堅持？看來是的，難過的為甚麼要過？不順心的為甚麼要熬？放棄不行嗎？

當初我可沒有同意出生，都怪你們。/如今我怎麼處理自己，與人何干？/被賜予自己的名字，那自己這條命/也應該是自己管理吧 — 與人何干？

但我們都相干，從這「人」裡切割不出單單一個「你」來。

這脈絡不是基因，不是恩惠，不是唇齒，這是低頭刷手機看不到的。看百年杉樹，乘千秋涼風，望浩漫雲漢，此時溯源追本，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一張臉，而是無名無相的波光，在宇宙的脈搏間顫動。

渺

（淼）

水多得眼迷茫，水長得心慌亂。

浪捲天地人的三水，迴蕩著，叫喚著。三歲的你，在渡輪上倚欄看那墨綠的水，泙湃纏綿，無休無止無垠無盡，你傻呼呼地歎息，*那麼多的水……*

「淼」，大水也。從三水。或作「渺」。

水遼遠無際貌；極目看不到邊際的闊水面：

《管子・內業》：「渺渺乎如窮無極。」

模糊不清，無法把握：

龔自珍《木蘭花慢》：「問人天何事，最飄渺，最銷沉。」

微小，渺小：

蘇軾《赤壁賦》：「寄蜉游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」

那麼多的水，滑過我們那麼小的手。

渺漫浩瀚的星河上，我們繡上大熊小熊、牛郎織女，在宇宙的角落灑下一些記號，才不至於被這深淵淹滅。只是，開天逐日，盜火填海，用壯麗的神話，宛妙的詩歌，撒一張天問的網，欲一窺洪荒的玄奧，千古以來，回音杳杳，冷冷清清。

欲上青天覽明月的白仙人長嘯：黃河之水天上來！緊鎖眉頭看望遠鏡的白袍人短嗟：或是原始氣，或是冰彗星，這水的根源我們無法確定……

連擺在眼前的我們都束手無策，所謂人類文明，多少的公式和火箭，也不過是班門弄斧吧。真正的神工，就像沙粒想像不出琉璃，就像磁石運算不出潮汐，我們短路的神經，無法領教那廣漠間沒有本體的天旋星轉。

是的，你說低頭自顧，看不到勞碌一生的意義，再抬頭凝想那抹虛空的星海，更發現自己彈指間可有可無。被遺留在這塊自轉的石頭上，我們甚至不是過客，而只是神明高興後遺下的一把灰燼，在太陽風的憐憫下奄奄一息地生滅。

撒手說人生沒有意義，沉溺在虛無和否定中，多麼尼采，多麼容易。少年聽雨，滴滴愁滋味，但肆歡狂醉過後走回人間時，經過路邊的水果攤，叫賣聲中看那奼紫嫣紅，那肥黃瘦綠，一碩碩，一纍纍，圓滾厚實。在只有雲彩，沒有永恆，在只有流水，沒有不朽的夾縫中，這畢竟也是一份美好的禮物吧。

水多得眼迷茫，水長得心慌亂。

看不透，想不通，也許本應如是。又或許就算尋到海枯之處，也只是一堆隕石星塵，從來沒有一錘定音的真理或上帝。

而當有一份禮物放在眼前，我們應當做的，我們只可做的，就是笑納。

活

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活，水流聲。活活，流。

活，是流動的水，靈通不滯，游移不定。

因此問活著有甚麼意義，就像問水是甚麼形狀 —— 是沒有天數，沒有謎底的。

每一天，每一季，活在不同的光線和溫度裡，就活出不同的期望和汗水，不同的滿足和失落，不同的快樂和悲傷，不同的領悟和執著。所謂意義，就在生活流轉起伏之間。

無論是涓流泱瀼，波瀾壯闊，還是急湧奔湍，驚濤駭浪，水行浪滔之間，我們都在奮臂划水。活著就是一場勞動，捲起衣袖、咬緊牙關幹活——苦活、粗活、輕活、花活，真誠以待，當真地做，陽光下，你看，多麼動人。

渡

古城津渡，長江煙渚。回想當年一水之隔，鐵漢柔情，大家閨秀，傾注了下半生的深情。

萍水相逢，卻莫名的親切，不能言喻的喜歡只能夢廻百轉。翻波覆浪，最無法忘懷的，摩天輪淚痕未乾卻已黯傷別去。

生命中，人來人往，有緣共渡，百年修行。

時空跌宕，人面桃花，長相廝守的，擦身而過的，都是愛過，憑過，渡過的。

渡，由此岸到彼岸。

渡，濟也。

那彼岸，也許永遠不會到達。我們只能珍惜風雨同渡的人，和伸手去擺渡正在浮沉的人。

泠

年少是應該浮躁不安。讀歷史，看人情，然後急不及待要知道「為了甚麼」。但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，如夢如幻。我們懷著一顆謙謹的心去追求，溯游從之，只要不放棄不強求就可以了。

然後一天， 夏蟬漸沉，聒噪退去，秋風送涼， 松下風泠泠。你會驚覺歲月就這樣燃燒掉了，日子就這樣一刀一刀雕出了名目。你也說不出來，但心裡一陣清涼曉泠，心頭竟然輕鬆自在。

不是得道，不是開悟，這裡仍然沒有永恆，沒有答案，人們仍然傷別離，仍然局內迷。但是年歲絡絡，你會活出自己的紋理，你會明白，豐富自己，燃亮別人，人生不外如是，也不應有恨。

永

扁舟上，誰低頭看水，看那水的波紋，漫漫瀾瀾，晃晃悠悠，看得著迷，畫了一幅畫：

水長也，象水理之長也。

永，水流長，曲曲折折，波紋漫長。

通「泳」，人在水中行。通「詠」，歌也，頌也。

就在兒時某個傍晚，韆鞦蕩在落霞裡，我們從永恆的金光跌進了死亡的陰谷，因為那刻我們驚覺，無論我們願意獻上多少的愛，也抹不走壓在她們頭上的倒數。那個最親的人，我和她的故事也逃不過生老病死，也只可以是一場等待離別的短聚。

可以永恆不衰的，大概只有這滾滾江水。

當你憤慨，美好的都不能永恆不朽，當你沮喪，那活不活都沒所謂，我沒有說，看，我們都是永恆長河中的小水滴；看，這周而復始永恆的水也在我們體內流通。我沒有說，顯微鏡下的細胞告訴我們，生命建構在死亡的前提上，也沒有說，長生不死也不一定是好滋味。

我可以說甚麼呢？

你看，那麼多的水，滑過我們那麼小的手。

2025年5月17日完稿